

# 浙江已建成692家,其中50家入选星级榜单—— 乡村博物馆生长记

本报记者 周林怡 林晓晖 戚祥浩

土地,对中国人而言是特别的存在。有赖于泥土的生活,让人们在一个地方生根。乡土,也由此构成中国人之间独有的沉甸甸的连接。

如何在城镇化浪潮下,保存乡土文化、留住乡愁?

2021年9月,作为全国三个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省份之一,浙江启动乡村博物馆建设项目,并谋划在“十四五”期间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前段时间,由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学会评选的浙江省首批星级乡村博物馆名单公布,共有50家上榜。其中,湖州以8家位列第一,宁波、温州为7家,紧跟其后。

此次“上星”,也是对健全乡村博物馆长效运行机制的一次探索。如何在守护乡土文化的同时实现自我造血,是当前许多乡村博物馆面对的考题。随着“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乡村博物馆如何发挥优势、延续生命力?

## 萌芽 让乡村记忆更具象

“龙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湖州长兴小浦镇芥里婚庆博物馆外围,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响起,两条“五庄白龙”腾飞盘旋。紧接着,调马灯、跳莲湘、打腰鼓等地方非遗文化演出接连亮相。

该馆工作人员马丽娟说,建造博物馆是想传承当地珍贵的民俗文化,尤其是婚庆民俗文化。明末清初,这个浙北小山村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独特的婚庆民俗——自己制作结婚用品,以“三道茶”待客,还有媒婆迎亲。村民自己上场表演,游客热情参与,绵延了数百年的芥里婚庆民俗,一遍遍地在百年老宅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展示。

与地方文化紧密关联的乡村博物馆,要让村民看得懂、有触动。此次“上星”的50个乡村博物馆,涉及民间工艺、器物、美食、建筑等多个文化领域,并逐渐成为区域内地标性的乡村文化窗口和文化品牌。

打造乡村博物馆的初衷,正是以物寻根,守护好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公共文化空间数量和质量的鸿沟,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乡村同样对博物馆有迫切需求。但在建设之初,谁来建,怎样建,展品如何收集,钱从哪里来……种种难题摆在眼前。

时间拨回至2021年。彼时,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已在各地乡村出现,但全国范围内对乡村博物馆的定义并不明确,也缺少统一的建设标准和管理规范。

“起初大家心里都没底,乡村博物馆应该有多大面积、放多少件展品,这些问题都要经过很多轮讨论。”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处副处长曾杰回忆,当时湖州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市,首要任务是探索出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管理办法。

一年时间内,通过对湖州每个区县进行调研摸排,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最终编制完成《乡村博物馆建设认定办法》《乡村博物馆管理办法》初稿。在此基础上,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和浙江省文物局又反复研究修改十余次,于2022年3月出台《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成为浙江对这一课题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这份《指南》里,提出了“乡村博物馆”定义——乡村博物馆是位于乡村范围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点展示、传播、收藏和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文化、革命文化及乡村生产生活、非遗保护、产业发展见证物,向公众开放,具有博物馆功能的文化场馆。《指南》还明确规定展览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藏品数量不少于50件/组——这一门槛并不算高。

“《指南》仅设定了基础门槛和建设规范,我们鼓励因地制宜,展陈无需千篇一律,也不用追求高大上,要让村民有亲近感。”在浙江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许常丰看来,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博物馆。

马丽娟说,芥里婚庆博物馆内展示的200余件婚礼用品、新房设施等老物件都由当地村民主动捐赠,村民们也因此更有文化自豪感,“如果有外地客人来,这个博物馆一定是他们首先推荐的参观地。”

除了有标准指导,创建乡村博物馆的过程中还少不了多方力量的支持。例如,宁波确立乡村博物馆帮扶制度,全市11家上等级博物馆采取一对多帮扶模式,帮助乡村博物馆解决人才难题;温州在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时间节点,联合相关乡村博物馆推出联合展览等活动提升影响力;丽水松阳对整个生态博物馆群采取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社会投入为补充的模式。

眼下,已建成的692家乡村博物馆已覆盖全省11个设区市、89个县(市、区)。曾经散落在田间地头、农户乡舍的乡土文化从此变得更具体,留下了一段段乡愁记忆。



孩子们在永嘉瓯忆文化博物馆研学。



共享联盟·永嘉 张诚 摄

长兴小浦镇芥里婚庆博物馆的婚俗演出。

小浦镇供图



鄞州区插花艺术馆。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 分蘖 从留下来到“活”起来

放眼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建乡村博物馆。一片热浪中,它们或多或少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

记者走访调研发现,各地展馆初步实现了通过老物件与老照片等展品呈现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但在人气上却参差不齐——有些越来越受欢迎,如绍兴的鲁迅外婆家朝北台门陈列馆,依靠与当地旅游、研学结合,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有些则表现平平,比如一些农耕文化主题的乡村博物馆,仅摆放了几样传统农具,少有人问津。

“背后原因很多,比如藏品来源单一、展示形式粗放,或是执行团队不专业等。部分主题的藏品容易雷同,如果不深挖藏品背后的文化故事,只是把老物件进行简单堆放,就会陷入平庸。”曾杰指出,有的村民不理解创建乡村博物馆的意义,因而在藏品征集时积极性不高,村里则缺少布展的专业知识等。

如何让乡村博物馆真正“活”起来?

湖州想出妙招。“从2021年开始,一年里,我们每20天召开一次现场推进会,让各区县现场比看,互相出主意、想办法。”曾杰介绍,目前此类会议已召开15场。在比拼氛围中,南浔善琚车家兜村农耕馆为调动村民积极性,对捐赠人进行张榜公布,还清理重复展品、增设说明牌。如今的展馆内,陈列了不少有故事的藏品:一块圆柱状的碾石是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从地里挖出的;一本上世纪50年代适龄青年应征入伍的“健康证”来自一位89岁村民的捐赠……

针对展馆规划设计不专业的软肋,则有专家团队指导帮扶。长兴县小浦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卢凯介绍,在2021年芥里婚庆博物馆开馆前,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特聘专家吴晓力实地调研后,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将内外馆联动,从村口到博物馆沿线进行全线路设计提升,打造可感知可体味的“活态”博物馆。

如今,沉浸式的芥里婚庆民俗表演已经

成为该馆的“流量密码”。在星级评定的决赛现场,当被评委问及博物馆特色是什么时,参加答辩的卢凯认真指了指自己,“就是我们,正是有了这些鲜活的表演,才让我们的博物馆有了灵魂。”

温州则给出了博物馆“合体营业”的解题思路。去年国际博物馆日,一场文博护照有奖集章打卡活动在温州启动,该活动把当地包括国有博物馆、民办博物馆、乡村博物馆在内的40家博物馆纳入集章点,串起了各馆间的紧密联系。

这场持续近4个月的活动吸引近9万人次参与。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处副处长邓子微表示,此类活动促使各地、各类型博物馆轮番亮相,将博物馆的百变属性展现给观众,从而带火温州的乡村博物馆游,也为中小博物馆联动发展蹚路。

此外,为突破传统非遗、小众艺术文化难以走向大众的瓶颈,各地乡村博物馆也在开展“头脑风暴”,在开发文化衍生品、创新展陈方式、增加交互体验等方面做文章,为参观者与藏品间搭建互动桥梁。

入选四星级乡村博物馆的宁波鄞州区插花艺术馆,在去年年底将二楼展陈区域装修升级,根据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景打造生活体验区。如婚庆主题空间内,红色布景点缀上暖色调花朵、翠竹,搭配用木耳制作的花车,营造出典雅的中式韵味。“我们计划每两年就对展区进行更新,让中国插花艺术真正走进百姓生活。”艺术馆相关负责人陈慕榕表示,该馆去年累计吸引游客4万余人次,不少年轻人将此举作为拍照打卡地。

瑞安东梨民艺博物馆致力于推广夹缬的印染技艺。馆长徐夏怡研究非遗文化、进行市场调研,开发出草本养生锤、可定制的活字印章、蓝夹缬手工艺包等文创产品,并建立“活字源”品牌。“游客能亲手体验印染,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突破了以往博物馆只能看、不能摸的传统体验。对博物馆而言,也是一个长期经营思路。”

## 拔节 自我造血延续生命力

春意渐浓,在青山环绕、秀水潺潺的瓯窑小镇,永嘉瓯忆文化博物馆里人头攒动。

走进展馆,玻璃展柜内陈列的,既有仿古的各式素罐、行炉、小钵,又有紧扣现代审美的青瓷笔筒、褐彩花瓶,还有结合地方特色开发的文创衍生品。一件件艺术佳品,将瓯窑文化娓娓道来。

不过,从工艺水平得到业内认可,到打开市场、顺利经营,并非一蹴而就。“开馆后不久,由于瓯窑新品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运营团队承受了巨大压力,不得不四处筹措资金维持运营。”副馆长姜立秋坦言。

如何实现“自我造血”,是每个乡村博物馆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

记者梳理浙江省乡村博物馆星级评定标准发现,除了藏品管理、陈列展览等,运行管理也占有较大比重,尤其要“建立乡村博物馆运行保障机制”,让博物馆有多渠道、来源稳定的经费,实现长效运营。

曾杰表示,当前“建馆容易开馆难”是普遍问题。因此,在办馆时应当重点考量文旅融合、文产融合、学研融合等方向,以及能否培育文创、特产、研学等“博物馆+”新业态。

姜立秋的经营思路是,继续做活非遗这条文章。近年来,瓯忆文化博物馆推出了颇有特色的“行走的乡村课堂”,开发编排了包括瓯窑制作、瓯窑修补、瓯窑上色等多门课程;开发非遗体验消费区,市民游客不仅能够亲手制作瓯窑瓷器,还能参与制作瓯窑状元糕、米塑等创

意活动。

姜立秋透露,他们陆续投入大量资金打造博物馆和瓯忆文化品牌,通过售卖文创、开发课程、承办研学活动等,目前已经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位于湖州吴兴区八里店镇的埭园盆景文化艺术博物馆,则通过文产融合实现创收。“这几年杜鹃盆景在线上线下都销量很好,另外我们还进行盆景授课教学,去年销售收入360余万元,还带动周边上百人一起做盆景。”创办人徐昊介绍。

眼下,湖州正在打造“乡村博物馆群”,探索乡村博物馆和周边文旅资源融合发展的新机制。比如,通过村企联建等方式,芥里婚庆博物馆与附近的十里古银杏长廊景区以及周边5个行政村联动发力,设计出自然景观与当地民俗文化融合的旅游路线。游客多了,也激发起周边村庄对于发展文旅产业的热情。

“目前我们已经有5个地域主题鲜明、馆际互动良好的‘乡村博物馆群’示范点,今年计划在乡村博物馆群的基础上提升打造为‘博物馆小镇’,通过文旅融合纾解乡村博物馆的长效运营问题。”曾杰说。

每块区域内的乡村博物馆应当建立交流协作的关系,以文化特色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增加创收。最终,这些博物馆要把乡村文化的故事、实物、念想带往城市,带往远方,实现对乡村振兴的进一步落实。

春风始,万物生。扎根泥土的乡村博物馆正拔节生长。

## 专家观点

### 何为理想中的乡村博物馆

吴晓力

乡村博物馆的建设是博物馆行业的新式“破圈”,也是浙江文博界的有效探索。

当然,由于草创维艰,从目前创建的情况来看,浙江乡村博物馆建设也存在一些发展中的不足。破解乡村博物馆的生长难题有个大前提——我们需要厘清,何为理想中的乡村博物馆?对标目标,还有哪些可发力的空间?

乡村博物馆是博物馆,但不是一个纯粹的、标准的博物馆,它是博物馆形态下在乡村的文化主题营造。

在打造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博物馆的基本通则,又要有一定的变通和因地制宜,因循的则是千万乡村各自的风土特色。以小微馆形为主、居于村落为佳,这是乡村博物馆的理想格局,原汁原味、环境和谐、开放共享并且随时有机更新,这是它的理想状态,由此能够聚拢起更多的烟火和人气。

从目前的建馆实践来看,办研学、融

文旅是为乡村博物馆建设引入活水的有效路径。比如金华的武义瓷艺展示馆在馆外建了一座柴窑,展馆内有瓷艺工艺体验制作活动中心、产品陈列展陈馆、顾客休息活动室等,让社会各界了解非遗,体验非遗,热爱非遗。还有谢晋电影艺术馆以及磐安县茶文化博物馆等,均探索与时俱进的宣传推广方法、角度和途径,以此带动民宿产业、餐饮行业、文创产品与特产行业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文旅品牌。

放眼至乡村博物馆的整体生态,我们不仅仅强调“嵌入”,更要追求“融入”。

具体来说,乡村博物馆应当从嵌入的概念和形态逐步转变为融入乡村情感和民俗传承。让乡村博物馆从单体一个场馆,逐步转变为题材拓展、载体丰富、业态延伸、文化惠民的多元场所,让博物馆的力量融入乡村美丽建设蓝图之中。

(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特聘专家)



在吴兴八里店镇,埭园盆景文化艺术博物馆创办人徐昊向前来参观的儿童介绍盆景。